

家寶四集

卷之五



9
4186
34





門口 9
號 4186
卷 34



傳家寶假都天四集卷之五

揚州石成金天基撰集

人心多愚原易惑以邪說如釋則有煉魔之術
道則有黃白彼家之說外此又有無為教白蓮
教名號不一要皆惑人者也一為所惑因而脫
騙財物生盜生姦甚至聚黨作亂然及其後未
有一人不敗者兩陸棍只知藉神謀財害命驚
眾彼時富未享而俱喪獄底其為首之活都天

鄉愚信哄尤可憐也

三教聖人覺世利人俱當敬奉何宋秀才慣喜訕謗今遭慘死是皆平昔毀輕神佛之自取也揚州便益門外黃金壩地方於康熙十四年間有一鄉愚担糞灌園或有陸大陸二兩個人向說道你終年灌園極其勞苦我有一法可得萬金財主你可依呢鄉愚聽得喜不可言因引至無人僻靜空處傳授須得如此如此鄉愚領會明日鄉愚正在灌園時忽

然狂呼踴跳自稱都天神下降大喊道若不立廟祀我這地方上百姓各家男女都遭瘟死是時正值瘟疫大行家病死的人極多人都信以爲真傍邊陸大陸二竭力贊助先于空地暫搭葢蘆蓆殿蓬奉鄉愚正中居坐稱之曰活都天遠近聞名叩首祈禱男女雜遝者不可計數香燭牲禮酒餚供獻絡繹不絕這活都天終日默坐神案上並不飲食鄉人願免災疫俱爭先佈施或施殿梁銀若干或施殿柱銀若干

磚瓦木料石灰人工等銀俱交陸大陸二登填姓名收銀入櫃正在人衆擁擠時忽有一屢年毀神謗佛的宋秀才走進蓆殿來指着活都天高聲大罵道你這瘟奴才不知死活平空的自稱活都天哄騙鄉野男婦須不能惑得我宋相公我且打你個死看你如何治我一面罵一面走到神座把活都天兩三掌陸大陸二攔阻不放宋秀才又喊道我從不信邪我且將你這些供的酒餚先請我相公受用受用卽用手

亂抓入口又斟大鍾酒亂吞又吃又罵那日看的人竟有上千都擁擠不開只見這宋秀才吃完了酒餚忽然跳上幾跳跌倒在地反手如細綁一般高聲自喊道活都天老爺我小人一時愚昧冲犯得罪只求活都天老爺饒我小人罷又高喊道不好了不好了活都天老爺不肯饒我又打棍了喊了多時口鼻七孔中俱流出鮮血來面色漸漸青紫少停一時氣斷身冷直挺在地陸大陸二大喊這宋秀才不知人

事獲罪活都天老爺因不肯寬赦就把他的性命追去了你們衆人內有認得他家的速些送信去着他家人來收殮停了一日一夜次日宋家男婦多人痛哭不已買棺抬去埋了衆人都親眼看見個個驚怕更加凜然敬重人來的越多將近一月布施的銀錢米糧木料磚瓦堆滿幾屋忽一日本府太守金公親來進香只見許多旗傘執事皂快人等好不鬧熱這日聞動遠近人更多陸大陸二欣欣然大有興頭金

公到了活都天處下了轎也不上香也不禮拜卽立着先問活都天之外廟中主事的是那幾個人本府問明便好佈施禮拜那陸大陸二站立在傍急忙說道就是我兄弟兩個做主又問已有錢糧若干尚欠若干俱有收簿逐細稟答完了金公卽便於席殿正中坐下吩咐皂快先將陸大陸二挈下然後將活都天綁倒不由分說把這三個人就在席蓬下每人先打二十大板然後叫上來喝道你等做的事本府俱

已知道可從直說上來如何造謀裝都天如何害死
宋秀才細細說明如不實說卽刻打死這活都天哭
稟道小的是個挑糞的愚人一些事都不曉得俱是
陸大陸二做的求老爺只問他二人就明白了金公
卽喚二人審問抵賴不肯承招金公吩咐將帶來的
夾棍把二人夾起捱不過刑陸大只得直說道當日
哄這愚人裝做都天俱是小的二人主謀幫助的預
先說明凡得銀錢俱是三人均分這宋秀才平日是

個慣會罵神佛的人因算計於某日黑夜小的們請
他到無人處謫議求他假來打罵却自己跌倒喊細
喊打驚駭人敬怕騙人多佈施的說明凡有財物俱
作四分均分宋秀才纔肯入夥的金公又問這宋秀
才因何七孔流血呢陸大又不肯招金公怒叫用棍
狠敲陸大只得直招是放了毒藥在酒筍內哄他吃
下七孔流血死了的金公又問道宋秀才既然依你
入夥何苦又害他的命呢陸大供說恐怕多他一人

就添一股分銀因此害他的金公又問這活都天用何法不飲食呢陸大供說每夜三更人靜時把活都天擡下來葷飯吃得極飽所以日裏不吃飯食了金公聽完大怒放了夾吩咐每人再加責二十大板帶回府收禁吩咐將收積的銀錢同物料變價貯庫買米賑濟饑民衆百姓都感頌金府尊神明回衙門之後過了三日又提出三人各責二十板先後俱死於獄底至今多年但遇不真實的事物即

云黃金霸的都天假到底

真菩薩

財也者天地間之公物也天地間公物理宜爲天地間公用富翁當推有餘以濟人所謂不如積陰德於冥冥之中以爲子孫長久之計此司馬溫公之至言也
觀世音菩薩普天之下家家供奉人人感頌總爲能救苦救難而致於此人之言行有能多方救濟者雖是塵凡之人卽是現在之菩薩矣

閔世璋是歙縣人他在揚州行鹽樂善不倦乃篤行君子也每年鹽業利息自奉極儉餘悉施濟全不吝惜曾一日見郡有夫婦負宦債以身償宦逐夫收婦其夫婦痛哭矢死不離閔公知實代償其逋夫婦仍歸完聚此特一節當時揚州水旱頻仍閔公捐貲賑濟全活饑民不計其數再如倡育遺嬰提攜貧交施絮衣救難婦修理橋路種種不可枚舉閔公壽過八十康強如壯子孫蕃衍科名鵲起咸謂德行之報

揚州有個蔡璉這人秉性仁慈於順治十二年創立育嬰社在小東門其法以四人合養一嬰每人月出銀一錢五分遇路遺子女收至社所有貧婦領乳者月給工食銀六錢每月望驗兒給銀考其肥瘦以定子奪三年爲滿待人領養時陳公卓致政家居爲之刊定社規內分緣起第一乳母第二捐銀第三收養第四保嬰第五領養第六清核第七藝文第八其議論至詳至善每本二十餘頁名曰育嬰編此法不但

家範四集 卷五
恤幼又兼濟貧免人世弱嬰之慘功莫有大於此者
凡城邑村鎮宜永遠倣此而行始初蔡公五十餘歲
尚未有子因倡此社後生三子五孫壽至八十七歲
天報善良洵爲不虛揚城因其活兒甚多俱以真菩
薩稱之子見愚人溺兒最慘要知物命至微尚體天
地之心放生戒殺况乎子女乃或以野合淫奔而滅
其跡或以家貧身病而棄所生於是有旣生而損者
有未生而墮者骨肉自殘良心滅盡人世惡業莫過

於此若所以殺女之情近愚山施氏破之甚悉歌云
勸君莫溺女溺女傷天性男女皆我兒貧富有定
分若云養女致家貧生兒豈必皆怡親浪子千金
供一擲良田美宅等灰塵若云舉女碍生兒後先
遲速誰能知當階玉樹多先折老蚌雙珠不厭遲
有女莫愁難遣嫁裙布釵荆是佳話婚不論財禮
義存擇婚安貧免牽挂漫漫憂養女玷家聲爲兒娶
婦亦關情淫首百惡爾先戒不種孽根孽不生殺

女求兒兒不來暮年孤獨始悲哀不如有女送終
去猶免白骨委蒿萊贖人妻女救人殃陰隲纏綿
後必昌若還多女竟無男前生債主今生償勸君
莫殺女殺女還殺子仁人有後惡人亡桂折蘭摧
疾如矢勸君莫殺女殺女還殺妻生殄嬰孩死索
命牽衣地獄徒悲悽勸君莫殺女殺女還自殺冤
冤相報幾時休轉劫投胎定天折孺子入井尚堪
憐如何摘女葬黃泉及笄往嫁尚垂淚何忍懷中

輒相棄古往今來多殺機可憐習俗不知非人命
關天况骨肉莫待回首淚滿衣

揚州有個程有容業鹽生理大清初年條陳利弊當
事多嘉納之性醇好善諸如育嬰拯溺以至橋路之
施力行不倦城南有敗闢植巨楠百數沉於水大舟
觸之立破人目爲神楮有容募人涸水拔之歲大稔
請於漕院出金粟助賑身董其事就食者計有七十
餘萬人凡兩個多月未嘗告瘁大功德恩資有加生平推

誠待物行必以恕曰吾留有餘以與子孫也後果子
 孫繞膝者三十餘人科甲聯綿更置義田以贍宗黨
 之不振者至今尚存鄉里咸呼公為菩薩
 揚州府太守蔣恭靖諱瑤正德時大駕南巡六師俱
 發所須夫役計實應高郵站程凡六每站萬人議者
 欲悉集於揚人情洶洶公惟站設二千更迭遣以迎
 計初議減五分之四其他類皆遞減卒之上供不缺
 民亦不擾時江彬與太監丘得挾勢要索公不為動

會上出觀魚得一巨魚戲言直五百金彬從旁言請
 以畀守促值甚急公即脫夫人簪珥及綈絹服以進
 曰臣府庫絕無緡錢不能多具上目為酸儒弗較也
 一日中貴出揭帖索胡椒蘇木奇香異品若干困以
 所無冀獲厚賂時撫臣邀公他求以應公曰古任土
 作貢出於殊方面故取於揚守臣不知也撫臣厲聲
 令公自覆公即具揭帖詳註其下曰某物產某處某
 物出某處揚州係中土偏方無以應命上亦不責又

家寶四集 卷五
中貴說上選宮女數百以備行在撫臣欲選之民間談何容易
公曰必欲稱旨止臣一女以進上知其不可奪即詔
罷之予謂此一官當急難之際用盡智力寧可自己
不顧害累而庇令萬民安穩何等心思雖西方菩薩
現身救世亦不過如此目今官之有才能有智謀者
頗多但專啗利已誰肯利民請以蔣公為式而力行
之不惟功德福報抑且芳名流傳不朽矣

大事因緣

大慧杲禪師

宋大慧杲禪師年十六出家十七落髮即喜宗門中

事偏閱諸家語錄猶喜雲門睦州語便是上等根器嘗疑五

家宗派元初只是一個達磨甚處有許多門庭未識羞者

個個有遮高論及乎參到深處不得不入他門庭也性逸不羈十九遊方初謁

宣州明寂理禪師請益雪竇拈古頌古理不假一言

令自見自說師輒洞達微旨此是宿習露現處若不參到悟如隔羅縠不得

實受 聖歎曰杲必再來人也過郢州大陽見元首座

洞山微和尚堅首座師周旋三公會下甚久盡得曹

洞宗旨見其授受之際必臂香以表不妄付洞宗從雲巖付

寶鏡三昧念曰禪有傳授豈佛祖自證自悟之法棄

便錯起也之可見宋時洞宗不用自悟徧歷諸方已而叅心印珣公珣令至

寶峯依湛堂準公偽寶值賈胡師始至機辨從橫一日湛

堂問曰你鼻孔今日因甚無半邊對曰寶峯門下堂

曰杜撰禪和不入師法便成杜撰又一日於粧十王處問曰此

官人姓甚麼對曰姓梁堂以手自摸頭曰爭奈姓梁

底少個幞頭對曰雖無幞頭鼻孔鬚髯堂曰杜撰禪

和又看經次問曰看甚麼經對曰金剛經堂曰是法

平等無有高下堂曰你做得個座主使下識破你也今人用一

肚皮座主禪自高自大抹殺真宗何時得遇寶峯縱遇寶峯奈何養成善知識門面必不肯信可嘆也

一日侍次湛堂視師指瓜曰想東司頭籌子不是汝

洗師承訓即代黃龍忠道者作淨頭九月今人要閉門坐禪累

衆僕僕縱悟得亦是細娘禪定一日堂問曰杲上座

我遮裡禪你一時理會得教你說也說得教做拈古

頌古小叅普說你也做得祇是有一事未在你還知

麼對曰甚麼事堂曰你祇欠遮一解在因須得入處從緣一薦

方真若你不得遮一解我方丈裏與你說時便有禪

出方丈便無了惺惺思量時便有禪總睡着便無了

全是心若如此如何敵得生死幾乎不起之疾今日診着將有生色矣

對曰正是某甲疑處湛堂病重師問曰倘和尚不復

起某甲依誰可了此大事堂曰有個勤巴子我雖不

識渠然汝必依之可了汝事真悟底人千里同風不必面見便知端的若

見渠不了便修行去後世出來叅禪宋時禪師如麻真人不過一個

兩個若不遇真師則不及堂化後師往荆南見園悟

自惟曰當以九夏為期其禪若不異諸方妄以余為

是我則造無禪論去也前人根器大有自知之明今人若恁麼而復有人言不是

便掉頭不顧矣何枉費精神蹉跎歲月不若引一經

一論把本修行庶他生後世不失為佛法中人可見今之

一概禪是不把本在費精神也既見悟晨夕叅請今人只求入堂前關後鎖於中打坐

念話頭有經時不見和尚者若悟舉雲門東山水上
 令渠晨夕參請便作弄嘴漢矣
 行語令參師凡呈四十九轉語悟不肯今人能轉四十九語而師不肯便為悟一日陞座舉雲門語曰天寧即不然若
 無是事矣
 有人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但向他道薰風自南來
 殿閣生微涼師聞舉豁然以白悟悟察師雖得前後
 際斷動相不生却坐淨鞞處語師曰也不易你到
 遮個田地但可惜死了不能得活不疑言句是為大
 病不見道懸崖撒手自肯承當絕後再甦欺君不得

須知有遮個道理師言某甲只據如今得處已是快
 活更不能理會得也前後際斷心意識頓然一破身
 之懸崖撒手行人到此方總自肯承當再無疑矣只
 是承當處正坐死水法身邊是真奢摩他是空邊際
 雖然生死門頭橫出直入而未見佛道但得暫時休
 歇耳其救死之法只在言句上起疑入言句上悟一
 悟便得一厥若在空閒處生照則好光景尚在不悟
 肯力參矣須是打亂他光景方纏着忙肯參耳
 令居釋木堂為不釐務侍者曰同士大夫閒話悟要
 他好光景因令居不釐務侍者之役務入室日不下
 不專治忙亂不過自然打失真妙法也
 三四每舉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問之師纔開口悟便

曰不是經半載念念不忘於心今人得一撮便机迅自了只為不遇真師後重關耳直須恁麼始得 一日同諸客飯師把箸

在手都忘下口悟笑曰遮漢叅黃楊木禪却到縮去黃楊遇閏則厄倒縮一節叅禪只為師曰遮個道理類類倒縮所以乾得竭破得大入得深

恰似狗看熟油鎊欲舐舐不得欲捨捨不得此猶是合頭話只是形容做工夫極妙悟曰你喻得極好遮個便是金剛圈栗

棘蓬也一日問曰聞和尚當時在五祖曾問遮話不知五祖道甚麼悟笑而不答師曰當時須對眾問如

今說亦何妨悟曰我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意旨如

何祖曰描也描不成画也画不就五祖忒煞狼籍可惜許也可笑今人

尚敬又問樹倒籐枯時如何祖曰相隨來也師當下

釋然曰我會也推山寨海水陸並進悟遂舉數語訛

因緣詰之師酬對無滯悟曰始知我不汝欺真正湛堂是作家

遂著臨濟正宗記付之前來疑五家宗旨無如是事今日受他臨濟宗旨方是大徹

師既大徹反於數禪客有疑乃以問悟悟云我遮禪如大海相似你須將個大海來傾去始得若只將鉢

孟盛得些子去便休是你器量只如此教我怎奈何

禪如大海須要深窮今人但弄得了當翻道別人不是正是棄海認漚是發一笑能有幾個得

到你田地何不學他往時只有個環上座與你一般

却已死了也未幾令分座室中握竹篋以驗學者叢

林浩然歸重勤辨人無如竹篋之妙今人怪其無處吐氣便言竹篋不是話頭真可笑會

女真之變欲取禪師十數師在選獲免趨吳虎丘閱

華嚴至入地文洞徹昔所請益湛堂殃崛奉佛語救

產難因緣初以此請益湛堂堂曰正爬着我癢處遮

話如金矢法不會如金會得如矢師曰豈無方便堂

曰我有個方便只是你剗地不會師曰望和尚慈悲

堂曰殃崛云我乍入道未知此法待問世尊未到佛

座下他家生下兒子時如何我自從賢聖法來未曾

殺生殃崛持此語未到他家已生下兒子如何師茫

然至是讀至菩薩登第七地證無生法忍云佛子菩

薩成就此忍卽時得入菩薩第八不動地爲深行菩

薩難可知無差別離一切相一切想一切執着無量

無邊一切聲聞辟支佛所不能及離諸喧諍寂滅現
 前譬如比丘具足神通得心自在次第乃至入滅盡
 定一切動心憶想分別悉皆止息此菩薩摩訶薩亦
 復如是往不動地卽捨一切功用得無功用法身口
 意業念務皆息住於報行譬如有人夢中見身墮在
 大河爲欲渡故發大勇猛於大方便以大勇猛施方
 便故卽便寤寤既寤寤已所作皆息菩薩亦爾見衆
 生身在四流中爲救度故發大勇猛起大精進以勇

猛精進故至此不動地既至此已一切功用靡不皆
 息二行相行皆不現前此菩薩摩訶薩菩薩心佛心
 菩提心涅槃心尚不現起况復起於世間之心師因
 豁然打失布袋甚堂所說方便忽然現前始從前後際斷時已
 到佛心菩薩心等尚不現起况起世心處矣只是暫
 時休歇不是真到承不起處及進一極已重到此處
 得個着實但悟處作業卽成動相必須大法盡而後
 真真了當及入大法既盡奈法路未泯猶未脫真了
 直向最後一了方是打失布袋前來途路一步深一
 步只是住脚不得纏住脚便是生死大病切須知之
 尋取真師務在透過若道各人悟處不同我遮一個
 萬法平沉昭靈盡絕是極則底是魔說是無師外道

矣慎之 園悟詔住雲居師往覲悟即請為第一座冬
 慎之 至秉拂昭覺元禪師出眾問云眉間挂劍時如何師
 曰血濺梵天悟於座下以手約住云住住問得固好
 答得更奇元乃歸眾師每入室園悟時來聽其語一
 曰入室罷上方丈悟云或有個禪和子得似老僧汝
 又如何支遣師曰何幸如之正如東坡說作劊子手
 一生得遇一個肥漢副悟呵呵大笑云你到與我入
 室穿得我上壁也悟又問達磨西來將何傳授師曰

不可總作野狐精見解又問據虎頭收虎尾第一句
 下明宗旨如何是第一句師曰此是第二句悟常言
 近來諸方盡成窠臼五祖下我與佛鑑佛眼三人結
 社叅禪如今早見逗漏出來佛鑑下有一種作狗子
 斗鷄鳩鳴取笑人佛眼下有一種覷燈籠露柱指東
 画西如眼見鬼一般今人將要學禪先養長頭髮買
 一個蒲團剪去其棕弄一條短
 棍裝一件破襖五六月裏穿却人前卓卓坐起人後
 脫却打眠梳光其髮帽蓋眉毛走到人前八字脚瞪
 却眼捏一個沒要緊問頭問一問善知識據實答他
 他便桌上拍一拍翻一翻帽子豎拳作証拂袖便行

及問他意旨何如他又說一句沒來歷淡話連喝數
喝謂之禪貴須硬善知識不肯他他便毒罵狠打寫
揭帖造謗無所不致豈特狗吠見鬼我遮裏且無遮
而已邪師過謬一至於此良可嘆息

兩般病師曰擊石火閃電光引得無限人弄業識舉

了便會了豈不是佛法大窠窟擊石火閃電光處真得中間的的劍刃上

事着着有出身之路是從上宗乘爪牙若此處無殺

人手段翻惹人業識向理會處生根生葉師眼不明

無千方百計底法頭翻弄銀鍊畢竟是個團圓机鋒

塗將去師既塗人資亦瞞師師資相瞞弄棒弄喝恰

亦相似爭奈大家在生死業識中過悟不覺吐舌乃

日妄稱悟道大妄語成可不哀哉

云休管他我只以契證為期若不契證斷不放過直

以契證為期方不誦訛契証者前後際斷要實實事

上打斷方得前後際斷的契証得一概者要實實証

到推移不動田地方得一概底契証法中契証者要

法法自己薦一薦方是契証不可口耳傳授賺人未

上一了要實實了却須有契証處如高峯枕声雲巖

古相方是証悟之期不然縱有証處亦是火氣未絕

不是實也若真正為生死糸禪不圖師曰契証即得

假莊禪套換衣換食者切須信之

第恐只恁麼傳將去舉了便悟了硬主張擊石火閃

電光業識茫茫未有了日悟深肯之師室中多問納

子喚作竹篋則觸不喚作竹篋則背不得下語不得

無語不得於意根下卜度不得颺在無事甲裏不得

於舉起處承當不得良久不得作女人拜遮禪床不
得拂袖便行一切總不得速道速道僧擬進語師便
打趁出時罕有善其機者有僧聞舉奪却竹篋師曰
奪却竹篋我且許你奪却我換作拳頭則觸不喚作
拳頭則背你又如何奪更饒你道個請和尚放下著
我且放下着我喚作露柱則觸不喚作露柱則背你
又如何奪我喚作山河大地則觸不喚作山河大地
則背你又如何奪時有舟峯長老云某甲看和尚竹

篋子話如籍沒 人家財產了更要人納物事師曰
你譬得極妙我真要你納物事你無所從出便須討
死路去也或投河或赴火拚得方始死得死了却緩
緩地再活起來喚你作菩薩則歡喜喚你作賊漢則
惡發依前只是舊時人所以古人道懸崖撒手自肯
承當絕後再甦欺君不得到遮裡始得契竹篋子語
又僧聞舉曰請和尚放下竹篋卽與和尚道師放下
僧拂袖便出師曰侍者認取遮僧近禮侍者久侍師

默究竹篋話無所入一日入室罷求指示師曰你是
個福州人我說個喻向你如將名品荔枝和皮殼剝
了一在你口裏祇是不解吞禮不覺失笑曰和尚吞
却卽禍事師後復問曰前日吞了底荔枝祇是你不
知滋味禮曰若知滋味轉見禍事師肯之

雪巖欽禪師

師普說云山僧五歲出家在上人侍下聽與賓客交

談便知有遮事便信得及再來便學坐禪錯起頭一

生愚鈍只爲走喫盡萬千辛苦十六歲爲僧十八歲

行脚銳志要出來究明此事善哉在雙林鐵櫬遠和

尚真惡會下打十方從朝至暮只在僧堂中不出戶

庭縱入衆寮至後架袖手當胸徐來徐往更不左右

顧目前所視不過三尺大錯洞下尊宿要教人看狗

子無佛性話

邪師過謬非眾生咎可惜好漢撞着惡魔

只於雜識雜念起

時向鼻尖上輕輕舉一個無字纔見念息又却一時

放下著只麼默然而坐待他純熟久久自契洞下門

戶工夫綿密因人動是十年二十年不得到手所以

難於嗣續

欽師善形容邪師教人惡法可笑如此邪師因自不曾真悟一悟只道看話頭是堵

絕意根底若果如此那裏世世生將個話頭者得許多真是悟始得耳看個無字是歇前語古人發疑只為有個問處言獅子有佛性也無答衣無以此前後兩句不通義路因不得不疑不得悟耳若歇却前問單舉無字是外道斷見有何長處若念息便放下是內守幽間法塵影事待他純熟是要熟鬼窟裏

生涯耳洞上工夫綿密因人正是提出宋末元來洞

宗少真悟者只認工夫光景為事此法一唱令天下

英靈迷失求悟正法而困於邪罔工夫也我當時忽

於念頭起處打一個返觀於返觀處遮一念子當下

冰冷直是澄澄湛湛不動不搖

正是入識迷境

坐一日只如

彈指頃都不聞鐘鼓之聲過了午齋放參都不知得

想嬰精神化為土木金石長老聞我坐得好

惡魔得便

下僧堂來看曾

在法座上贊揚十九去靈隱挂搭

吉人天相撞着真種

見善妙

處州來書記

須是他家見孫始得

說道欽兄你遮工夫是死水

不濟得事動靜二相未免打作二樞我被他說得著

只為真有靈骨魔魅不得

真個是終於坐處便有遮境界現前總

下地行與拈匙放筯處又都不見了他又道叅禪須

是起疑情大疑大悟小疑小悟不疑不悟須是疑公

案始得

前是去病藥此是點出語頭不可歇前歇後須是兩句起疑則悟

他雖不甚

做工夫他自不庵會下來不庵是松源之子說話終

是端正

提明臨濟宗旨截源流令人易悟

我當下便改話頭提個乾

屎撮

又錯杜撰仍是歇前所以不識好惡致後吃許多苦處只為前來惡套不曾發明去盡耳

味東疑西疑橫看豎看因改遮話頭前面生涯都打

亂了也

也

雖是封了被脇不沾席

又是坐禪惡套

從朝至暮

行處坐處只是昏沉散亂膠膠擾擾要一霎時淨潔

也不能得

多事

聞天目和尚久侍松源是松源嫡子

必得松源說話

真人到也

移單過淨慈挂搭懷香請方丈

請益大展九拜他問我如何做工夫遂與從頭直說

一遍

且喜他不來聽你許多惡法

他道你豈不見臨濟三度問黃

槩佛法的的大意三遭痛棒末後向大愚助下築三

拳道元來黃檗佛法無多子汝但恁麼看直須向遮裏一看便

了何等痛快又云混源住此山時我做暨到入室他舉話

云現成公案未入門來與你三十棒了也但恁麼看

大似狂鹿中箭不得不死天目和尚遮個說話自是向上提持此

悟後真見他為人作畧特特我之病痛自在昏沉散亂

處他發藥不投我不歡喜說自己前中惡毒迷悶心

中未免道你不曾做工夫只是伶俐禪尋常請益末

上有一炷香禮三拜謂之謝因緣我遮一炷香不燒

了也說出當時錯亂依舊自依我每常坐禪指出自

杜撰處正是後節是時漳泉二州有七個兄弟與我

結甲坐禪兩年在淨慈不展被脇不沾席惡法流行

英靈漢子多墮此數所謂學人不外有個脩上座也

了用修行真成認賊還為子是也真是猛烈大漢只是獨行獨

坐他每日在蒲團上如一個鐵樞子相似在地上行

時挺起脊梁垂兩隻臂開了兩眼如個鐵樞子相似

朝朝如是日日一般我每日要去親近他與他說話
些子纔見我東邊來他便西邊去纔見我西邊來他
便東邊去如是二年間要親近些子更不可得此是極妙
處若是中夜一睡而用三頓棒三十棒話頭而下如
此工夫不消一二日大徹去者可惜不睡打坐所誤
我一年間因不到頭捱得昏了困了日裏也似夜裏
夜裏也似日裏行時也似坐時坐時也似行時只是
一個昏沉散亂輒作一團如一塊爛泥相似要一須
史淨潔不可得形容自己執迷情狀一日忽自思量我辨道又

不得入手衣裳又破碎也皮肉又消燥也不覺淚流

頓起鄉念且請假歸鄉為惡毒所魔傑人亦幾乎磨退幸是雪巖因有後日也

自此一放都放了也惡魔脫體慶快平生兩月後再來叅假幸

又却從頭整頓又却到得遮一放十倍精神說出脫魔

元來欲究明此事不睡也不得你須是到中夜爛

睡一覺方有精神要知山下路須問過來一日我自

在廊廡中東行西行勿然撞著脩兄遠看他但覺開

開地怡怡然有自得之貌此是脩公於前後際斷妄自坐著不得悟處光景

我方近前去他却與我說話就知其有所得未我却

問他去年要與你說話些個你只管迴避我如何他

道尊兄真正辨道人無剪爪之工更與你說話在好

他遂問我做處如何與他從頭說一遍了末後道我

如今只是被個沉昏散亂打併不去他云有甚麼難

自是你不猛烈猛烈二字是
參禪骨頭須是高著蒲團豎起脊

梁教他節節相拄盡三百六十骨節八萬四千毛竅

併作一個無字惡套惡套
幸有骨力與麼提起更討甚麼沉昏

散亂來我便依他說千古
大人尋一個厚蒲團放在單位

上豎起脊梁教他節節相拄透頂透底盡三百六十

骨節一提提起正是一人與萬人敵相似提得轉力

轉見又散提字只為歇前語疑
無著實因有此弊到此盡命一提忽見

身心俱忘但見目前如一片銀山鐵壁相似用盡滑
力方得

到此只是悟門
轉遠可笑耳自此行也如是坐也如是清清三晝

夜兩眼不交睫到第三日午後自在三門下如坐而

行忽然又撞見修兄他問我在遮裏作甚麼對他道

辦道他云你喚甚麼作道問得好遂不能對轉加迷悶

好個消息後來之悟出於此也即欲歸堂坐禪到後門了又不覺至

後堂寮中首座問我云欽兄你辦道如何與他說道

我不合問人多了剗地做不得好人自不信魔人自信之不是問多之悞

正是不具他又云你但大開了眼看是甚麼道理好也

只是圓我被提遮一句又便抽身只要歸堂中坐方

崙頭崙頭纏翻上蒲團面前豁然一開如地陷一般當時呈似

人不得說似人不得非世間一切相可以喻之我當

時無著歡喜處此是前後際斷處未是悟處何須歡喜只遮一歡喜便坐定了甚可惜也

便下地來尋脩兄他在經案上纏見我來便合掌道

且喜且喜奴見婢殷勤一對瞻漢我便與他握手到門前柳堤

上行一轉俯仰天地間森羅萬象眼見耳聞向來所

厭所棄之物與無明煩惱昏沉散亂元來盡是自妙

明真性中流出說心說性惡法從此起矣自此目前露裸裸地靜

悄悄地半月餘日動相不生半月後便要打失可惜許不遇

大眼目大手段尊宿為我打併打併兩字極有力不合向遮

裏一坐坐住謂之見地不脫礙正知見

前來不過法
身邊光境門

頭虛幻不實悞墮不少到悟後
痛自說出正恐後人再墮也

每於中夜睡著無夢

無想無聞無見之地又却打作兩極

前後際斷虛妄
自在全無識心

好處是以日中作得主夢中作得主到真正無
見聞覺知處便來不得此是用鼎銀做騙子的古人

有寤寐一如之語又却透不得眼若不睡諸夢自除

心若不異萬法一如之說又都錯會了也

真透
凡古

人公案有義路可以咬嚼者則理會得下

公案並無
有義路底

只是半途錯
看作義路耳

無義路如銀山鐵壁者又却都會不

得此處不會
則總不會雖在無準先師會下許多年每遇他

室舉主人公便可以打個踉跳

可見主人公不是納
僧巴鼻所以念佛的

是誰本來面目主人公即心即佛等公案皆是就体
消停得力遲不到底每每做幾翻悟入者此話頭

之悞也須用三頓棒
等公案作話頭方好莫教舉起衲僧巴鼻佛祖爪牙

更無你下口處

話頭須要具
此作畧方好

有時在法座東說西說

又並無一語打著我心下事

誰著你有主
人公作業

又將佛經

與古語從頭檢尋亦無一句可以解我此病如是礙

在胸中者僅十年後來因與忠石梁過浙東天目兩

山作住一日佛殿前行聞自東思西忖忽然臺畔見
 一株古栢觸著向來所得境界和底一時颺下礙磨
 之物撲然而散如閻室中出在白日之下走一轉相
 似可伶生幸自人品出群所以自己不肯因有瓜熟
 蒂落方得白了縱有無準天目時時在側亦救他
 病不得何也只為前來自此不疑生不疑死不疑佛
 魔法深入難於信向耳
 不疑祖方始得見徑山老人立地處正好三十拄杖
 何也若是大力量大根器底人那裏有許多曲折此
 收盡錯處已下德山見龍潭於吹滅紙燭處好便道
 是說話頭好處

窮諸玄辨若一毫置於太虛竭世樞機似一滴投於
 巨壑自此拈一條白棒掀天掀地那裏有你近傍處
 水潦和尚被馬祖一踏便道百千法門無量妙義盡
 向一毛頭上識得根源高亭見德山招手便乃橫趨
 好你輩後生晚進若欲咨叅個事步趨個事須是有
 遮個標格具遮個氣槩始得分明點出看
 話頭樣子若是我說
 底都不得記一個元字腳記著則悞你平生識心是
 生死根本
 所以諸大尊宿多不說做處與悟門見地謂之以實

法繫綴人土也消不得是則固是也有大力量有宿
 種不從做處來無蹊徑可以說者也有全不曾下工
 夫說不得者也有半青半黃開口自信不及者須知有此
三種人品但誠謂刁刀相似魚魯參差若論履踐個
不可以為法事做工如人行路一般行得一里二里只說得一里
 二里話行得千里萬里方說得千里萬里話汝等須
 是各具明眼揀擇青黃始得若或不然便從佛祖肚
 裏過來也是無益

高峯妙禪師

師二十更衣入淨慈立三年死限學禪一日父兄尋
 訪巍然不顧二十二請益斷橋倫令叅生從何來死
 從何去話師謂意分兩路心不歸一叅不得力以其
從生從死來去甚遠寬而不密義路易生
不中叅窳果於是勝不至席口體俱忘或如廁惟中
然枉過一年單而出或發函忘扇鑷而去時同叅僧顯慨然曰吾
 已事弗克辨曷若輔之有成朝夕護持惟謹具眼時
 雪巖欽寓北欄塔欣然懷香往扣之叅得方問訊即
人着

打出閉却門妙極妙極一再往始得親近令看無字

話自此叅扣無虛日欽忽問阿誰與你拖箇死屍來

不聲未絕即打此問雖好奈師在阿誰處下手不在

好聲未絕即打打處下手所以慢有百年三萬六千

如是者不知其幾師扣愈虔真再來值欽赴處之南明

師即上雙徑叅堂半月偶夢中忽憶斷橋室中所舉

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話萬法歸一一歸何處極好只

子所以有後來疑情頓發三晝夜目不交睫一日少

五年重叅之苦

林忌隨眾諸三塔諷經次擡頭忽觀五祖演和尚真

讚云百年三萬六千朝反覆元來是遮漢驀然打破

拖死屍之疑於紙上見得遮漢大似洞山過水觀影

幾乎廉纖出五位幸得落梳子處了却

所以見得聲未絕便打道其年二十四矣解夏詣南

明欽一見便問阿誰與你拖箇死屍到遮裏師便喝

喝即喝猶是拂袖便出欽拈棒師把住云今日打某甲不得欽

曰為甚打不得師拂袖便出翌日欽問萬法歸一一

歸何處師云狗舐熱油鐺言句也未會欽曰你那裏

學遮虛頭來師云正要和尚疑著欽休去更於二自

是機鋒不讓次年江心度夏迤邐由國清過雪竇見

西江謀希叟曇寓旦過曇問曰那裏來師拋下蒲團

曇曰狗子佛性你作麼生會師曰拋出大家看曇自

送歸堂暨欽挂牌於道場開法於天寧師皆隨侍服

勞屢將有所委任辭色毅然終不可強心頭未一曰

欽問日間浩浩時還作得主麼正是他師云作得主

敗缺不少又問睡夢中作得主麼師云作得主可不又問

正睡著時無夢無想無見無聞主在甚麼處師無語

賊身已露欽囑曰從今日去也不要汝學佛學法也不要

汝窮古窮今腦後一拋但只饑來喫飯困來眠將頭底

眠覺來却抖擻精神我遮一覺主人公畢竟在甚麼

處安身立命你向那丙寅冬遂奮志入臨安龍鬚自

誓曰拚一生做箇癡漢兩重公案決要遮一着子

明白討氣絕處越五載大人不肯自輕因同宿友推枕墮地作聲

廓然大徹今日方知自謂如泗州見大聖脫空遠客

還故鄉是甚元來只是舊時人不改舊時行履處也
過是滿園拋在龍鬚九年縛柴爲龕風穿日炙冬夏
出大家看一衲不扇不爐日搗松和麩延息而已嘗積雪沒龕
旬餘路梗絕烟火咸謂死矣及霽可入師正宴坐佛
伽悟後須是慧麼甲戌遷武康雙髻峰益和療主攀
方與他相應緣又上一稜層之意也及至學徒雲集然寮小難容
乃拔其尤者居之

紹巖禪師

試問諸仁者今日國主致請祇圖諸仁者明心此外
別無道理諸仁者還明心也未莫不是語言談笑時
凝然杜默時參尋知識時道伴商略時觀山玩水時
耳目絕對時是汝心否如上所解盡爲魔魅所着豈
曰明心語不是默不是見聞不是離見聞亦更有一
不是什麼生會即今學者莫亂統好類人離身中妄想外別認徧十方世界含日月包太
虛謂是本來真心斯亦外道所計非明心也此喚作偏空外

道又安得身心一如身外無餘耶即今諸仁者要會
 禪和子不曾遇人白作主宰多落斯見
 麼無是者亦無不是者汝疑執認其可得乎前二種
 是病過
在執認二字此段是藥但
 無是非執認病即愈矣

瑞鹿禪師

大凡世人參學未必學問語是參學未必學揀語是
 參學未必學代語是參學未必學別語是參學未必
 學捨破經論中奇特言語是參學未必學捨破祖師
 中奇特言語是參學若於如是等參學王你七通八

達於佛法中倘無見處喚作乾慧之徒豈不聞聰明

不敵生死乾慧豈免輪迴

今時人類皆如是正所謂
 拋却真金拾瓦礫不肯真

實參莽恣口頭三昧如香巖問一答十問十答百豈
 不是通達於佛法中無有見處父母未生前一句子
 便不奈何今時學語之
 流且道濟得甚麼邊事若也參學應須真實參學始

得行時行時參取立時立時參取坐時坐時參取眠
 時眠時參取語時語時參取默時默時參取一切作
 務時一切作務時參取既向如是等時參且道參箇
 甚麼人參箇甚麼語到這裏須自有箇明白處始得

若不如是喚作造次之流則無究竟之旨

要切究此

甚麼語參的人是甚麼人若不究此參的語是

語不識此參的人是謂空過非參學也

立沙大師

夫學般若菩薩須具大智慧始得若有智慧即今便

出脫得去

出脫是不繫縛也

若是根機遲鈍直須勤苦日夜

忘疲無眠失食如喪考妣相似恁麼急切盡一生去

更得人荷挾尅骨究實不妨易得擣去且况如今誰

是甚任學的人

天下人都堪任惟不具信根者縱是釋迦佛放光動地其奈尔何

仁

者莫只是記言記語恰似念陀羅尼相似蹋步向前

來口裏哆哆啞啞被人把住詰問着沒去處便喚道

和尚不為我答話恁麼學事大苦知麼

記言語者謂之維勢入心

碍正知見世間讀書人記文字多便不能融化何况空出世法肯食他人涎唾也

有般人說

昭昭靈靈靈臺智性能見能聞向五蘊身田裏作主

宰恁麼為善知識大賺人知麼我今問汝汝若認昭

昭靈靈是汝真實為甚麼瞌睡時又不成昭昭靈靈

若瞌睡時不是為甚麼有昭昭時汝還會麼這箇喚

作認賊為子是生死根妄想緣氣

此是弄精魂漢臨

生死到來怎麼生折合一生胡

汝今欲得出他五蘊

亂做去豈但哄人皆自哄耳身出主宰但識取汝秘密金剛體昔人向汝道圓成

正遍遍周沙界

秘密金剛體即圓成正遍遍周沙佛

道間曠無有程途無門解脫之門無意道人之意不

在三際因不可昇沉建立乖真非屬造化

若會得此

毫功行立

動則起生死之本靜則醉沉昏之鄉動靜

雙泯即落空亡動靜雙收總成佛性

學人多厭動取

靜靜久復思動

須剔起眉毛打破動

必須對塵對境如枯木寒灰臨

時應用不失其宜鏡照諸像不亂光輝鳥飛空中不

雜空色

枯木寒灰言無心也不失其宜言應物也豈

與灰心泯智者同日而語哉其不亂光輝不

雜空色云云自十方無影像三界絕行踪不墮往來

機不往中間意箇中絲毫道不盡即為魔王眷屬句

前句後是學人難處所以一句當天八萬門永絕生

死

此語貴在一句當天八萬門盡十方世界無絲毫

空缺處無絲毫影像無絲毫行迹可謂光燦燦活潑發佛祖衆生沒處安着學人行處如火銷冰終不

成水箭既離弦無返回勢所以牢籠不肯住呼喚不

回頭古聖不安排至今無處所但將此段細抹將來

不得若將識心湊泊正所謂因地不真果招迂曲今時人不悟箇中道理妄

自涉事涉塵處處染着頭頭繫絆縱悟則塵境紛紜

名相不實處處染着頭頭繫絆只是究心不切命根

鄉水也不可沾着一滴始得箇徹頭便凝凝心斂念攝事歸空閉目藏

睛纏有念起旋旋破除細想纏生即便遏捺如此見

解即是落空亡外道魂不散的死人冥冥漠漠無覺

果知塞耳偷鈴徒自欺誑若將識心禁捺縱是澄澄

是做工夫的人仁者莫只長戀生死愛網被善惡縛將去

無自由分饒汝鍊得身心向虛空去饒汝到精明湛

不搖處不出識陰昔人喚作如急流水流急不覺妄

為恬靜識心不斷縱鍊得身心如虛空終被惡業牽

死總而言之不究徹大理悉是虛妄

徑山大師去惡亦不持其於善二字要長

今時有一種外道自眼不明只管教人死鴛鴦地休

云歇去若如此休歇到于佛出世也休歇不得轉令

心頭迷悶

不肯起疑情則命根不斷命根既不斷休亦不去歇亦不得即此休歇二字便是生

死根本縱百劫千生終無了期

又一人教人隨緣管帶忘情默照

照來照去帶來帶去轉加迷悶無有了期

既有能帶之心所照

之境能所對立非妄而何

又一人教人諸事莫管但只恁麼歇

去歇得來情念不生到恁麼時不是冥然無知只是

惺惺歷歷這更是毒害瞎却人眼

惺乃對寂法非真參也須只要發明

大事終是正覺

金剛經石註自敘

西天經典甚多惟金剛經是諸經之根經

中所說悉成佛作祖之密旨自唐宋元明

以來註此經者何止數百餘家各皆極意

剖析總為指引迷途開悟後學功甚大而

惠甚普矣諸家講註語義各有是否欲求

其詳明折衷竟亦寥寥良由以語傳語大都紙上鑽研未從實地叅悟而得又何怪其然耶殊不知此經乃如來心法衆生性源佛本無經經亦無說因一切有情汨於外誘昧其本靈顛倒昏迷輪迴苦海極可悲痛是以如來作此真空無相之說不過

爲衆生解粘釋縛還其本來面目何啻暗室明燈真空杲日若能領悟立證菩提幸誠萬萬矣今窮鄉委巷但有善信之人皆知讀誦金剛尊經及叩其義理云何則懵然不解其謂雖有學者曾聽各師所講之論常覽諸家所著之書或屬言繁或成義

家範四集 卷五
雜徒令聞者見者是非可否茫然不知道
從豈不以如來至妙之心法緣此而未即
明傳深可浩歎哉愧子一介書生自知本
靈半爲外誘所汨然而身雖在家頗有出
家之行每於儒書之暇最喜誦讀此經是
以究心於此者已二十餘年凡講此經之

堂無論遠近

子

必先到註此經之書不拘

淺深

子

必悉觀雖聞見甚多奈異同不一

自尚未的又何以曉示將來獨有儒士王
化隆所註盡發如來精微又且脈絡貫通
簡明確當不繁不雜功亦大矣惜註中間
有與經文未透者亦有與經文相左者是

猶玉中之瑕予不揣愚昧重加較正刪其
偏背補其遺漏另自直解名之曰石註凡
如來隻字片言悉由予一己之愚見叅悟
評定期歲書成因發願鏤傳印送萬部用
廣如來之慈悲大啟衆生之智慧今而後
得書諸善信緣經求法因法悟覺令真宗

了徹密諦通明出生死途登菩提岸滅無
量罪過獲最勝福田證果人天永臻快樂
始信金剛經所說悉是佛祖最上之密旨
而予之所言真實不虛也在予此註不過
爲人指引途路之方向令行者不致錯入
崎嶇迂迴之境他日有幸或於如來會下

結一指引之因緣已耳願諸善信早悟本
靈同歸西天極樂上不負如來垂示之盛
心下不負子一點指引之微念誠大快也
康熙四十一年歲在壬午仲陽月之吉旦
良覺居士石成金天基撰并書

金剛經石註凡例十條

- 一此經流布於世傳本多誤陰冥之間惟以壽春永
慶寺南唐道顒法師石本爲正今子此著悉照石
本訂正凡有增減錯誤俱逐細更改一字無譌
- 一此經分三十二分相傳自梁昭明太子但天衣無
縫割裂爲繁且如推窮四果漸至如來政緊關昔
在然燈何單承莊嚴佛土又色見聲求四句原與
下文一氣滌洄勢難以刀斷水然而品節有序讀

者賴以記述今子此著止將各分標存細字於傍
可以不必雜於經文讀

一此經他本前列開經啟請淨口諸文是皆後人所
添亦可不讀今子此著悉刪

一此經世刻甚多大都付諸梓人子幼習宋字雖未
精工畧堪供寫今子此著一字一葉俱係親筆書

寫較對明確始付刊刻讀者只照此本可信無誤
一此經世傳非高僧口授不可擅讀恐音韻舛誤致

獲罪過子拜詢多僧音韻各有異同今子細加考
訂授是則從授非則改各將直音用小字註附每
段之下讀者只依此音無誤

一此經古今註解極多今子此著每段類分註論講
証四字蓋將正文中字句逐一破解統以証字領
之凡議論正文之源流或辨論他註之是非則以
論字領之其講字所云悉體順如來須菩提口氣
演發本文之妙義若証字所領則雜引古今成語

或儒書或僧語或偈頌或詩歌惟取剖明本文之
一精微而已四類惟講字每段俱有其註論証三類
若本文已明或講中已有則不重列自刻經註以
來似未有如_子之淺明分晰也間有幾註不從_子
之改定立正文者取其通俗也

一此經他註或另以正經先刊全本於前次復逐細
重註試看儒家四書朱註世有只讀正文者竟將
有註之書讀之何嘗另用正文今_子此著將經文

高列一字讀者可以對讀不必另本亦不必梵本
一此經他本只用句點但孰是如來語孰是須菩提
語在明眼自易分辨而初學未免混雜今_子此著
凡係如來語句用圈○須菩提語句用黑圈●阿
難結集語用尖圈△問答起語用連點∴則語句
分明瞭如指掌矣
一此經他註只用句點亦有圈者泛而不切今_子此
著凡係工夫密旨方用連圈若語句微妙止用連

點餘悉按句黑圈其註中有尖圈者本文之字也
一此經今子所著言雖淺近悉皆演發如來心義子
既分晰註解又復親筆書寫又復獨力刊印成書
虔誠敬送得書善信務要時置案頭或誦讀正文
或領畧註解或參悟旨趣或為人演說否則不妨
轉送普利最不可束之高擱塵封更不可雜於小
說曲本中非獨負子苦心亦且獲罪甚大

金剛經辨異

金剛經句字增減同異從無畫一如是名般若波羅
蜜是名忍辱波羅蜜是名凡夫三句若非無想若字
卽非第一波羅蜜卽字爲利益一切衆生之下故字
是第一離欲阿羅漢之下世尊二字等皆古本所無
如是故名阿那含故字是微塵衆寧爲多不之下須
菩提言四字等皆古本所有如前文應云何住不同
後文云何應住歷辨旣詳雲棲伸公鐫刻尤加囑蓋

家寶四集 卷五
前問功夫下手後問無我是誰爲之經意自別又見
舊本因避高麗諱改卽爲則凡卽通作則後見海虞
嚴公諱微折中諸辨謂合兩之義爲卽相仍之義爲
則卽可用之相仍則不可用之合兩歎譯者復作不
易其言而卽與則兩字之從違遂定大抵等閒應用
則者但隨文義輕折庶全旨卽非之卽更得顯出玄
微既定一卷持誦併佐同志叅稽聊引申學問中慎
思明辨之意若曉曉自詡辨真則吾豈敢

金剛經闢妄

一切佛經俱應作如是觀

何必靜室

世人誦經多覓靜室殊不知堅誠全在於心而不在
於境也本心若靜雖居鬧市叢中亦是深山僻地試
看吾儒善讀書者蓬門圭竇掛角而讀帶經而鋤竟
以成功何在於書房之靜乎

何必出家

出家原爲脫離此罣礙每見有等出家僧人貪戀之

心仍在名雖出家實則與在家之人無異如此出家反不如在家而有出家之行者轉爲上等試看古今在家善信得悟菩提者甚多如傅大士龐居士諸公俱有妻子塵累於道無礙可知全不在乎出家也

何必清晨

清晨誦經取其至誠要知心若至誠雖午晚十二時無一非誦經之時意到卽持斯爲得之

何必啟請

經中云在在處處若有此經一切世間天人阿修羅所應供養當知此處卽爲是塔皆應恭敬作禮圍遶可見此經或是誦讀或是解說諸天神不召卽至何須啟請耶其開經文淨口等咒讀之不多不讀不少

何必設像

對佛像意在起人敬畏殊不知經中云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卽見如來又云莊嚴佛土者卽非莊嚴是名莊嚴乃知莊嚴以及佛相俱在心之

家寶四集 卷五
誠否心若不誠雖時刻與聖像不離亦何益矣

何必敲魚

木魚鐘磬取其音韻節奏無亦不礙於道

何必急誦

誦經全在口讀其文心思其義只要字句明朗微旨
了徹雖低默讀誦俱爲上乘若是急急趕讀含糊圖
快未免到口不到心縱然讀過萬遍經義不解原與
不讀者相同又有高聲朗誦者徒損其氣亦甚無益

何必跪誦

參悟經義不拘行住坐臥無有不可何必專在於跪

何必梵本

佛法原不繫於文字卽此金剛般若名字亦是強立
何況拘其經之書本梵本耶不論囊內之金珠瓦礫
只論外包之錦繡布帛吾甚惑之

何必全部

吾輩在家俗人難免塵勞繁冗非同出家閒人可比

假若正在誦經之際忽有緊急事務必俟此經誦完豈不遲悞果有繁事但須記着經中分數就此止住俟事畢再來補完未爲不可至於此經註解非細加參詳則妙義不明若人事匆忙之際何能全讀須知塵事稍閒隨便看一段可得一段之益解一分卽有一分之功試看六祖當日只聞經中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一句卽證菩提可見惟在學人心悟如何豈計其語句多寡耶

金剛經總論

夫人自二五凝成以來賦此虛靈不昧之良莫不各有一卷真經及其知誘物化之後本真旋失名雖爲人竅無以異於禽獸抱朴子有言人生覆疇間自幼而趨壯自壯而趨老一失一日如牽牛羊以詣屠肆每進一步而去死轉近可不畏哉所以我佛不得已權設方便引提迷人何者爲性命何者爲修行強而名之曰經若有豪傑丈夫自悟本體如何不假言詮

則真經露矣這真經人人本有個個不無不因聖而
曾不因凡而滅不用文字不必註解不勞刊印誦讀
要知卽刻就知一些不難若或不知萬般費力到底
不知只要有此真經一切經典都無用處雖列錦軸
牙籤祇爲供奉之具耳如若真經不知不得不請出
琅函研窮蘊奧晝夜參詳至於用力之久一旦豁然
貫通始爲絕學無爲大快樂之人也無法可說之言
言不誣矣

金剛經讀法十條

金剛經語句重疊各有義理奧妙甚深非同法華楞
嚴詳明易曉之可比讀者須細心參註始見精微
金剛經眷索愛語四菩薩乃慈悲喜捨四無量心吾
身中之菩薩也讀者須先有此等心然後可入大
道而悟金剛之義

金剛經善信男女誦者雖多得證金剛者甚少皆因
恃口頭語不知會悟妙法讀者須靜坐觀心心無

其心然後取此註觀之庶幾有進

金剛經無全部演說不開無後半部搜括不盡自十
七分中復說云何應住一段收拾全旨無餘已後
先詳者畧之先畧者詳之節節相承各有妙義
金剛經言語雖多總是說真空無相妙理以化度衆
生必衆生能安住降伏不生我人衆生壽者四相
纔可到涅槃地位說布施者不過令修行易於入
門原不甚重一經大義俱盡於應住之義自第五

分之後許多說話不過反覆辨明無相之理恐人
一着有相便不能安住降伏也

金剛經佛說無相但去妄念不去天理若併天理去
了未免行屍走肉虛生世間故於第十四分中說
出生實相三字亦慮人之流於枯槁也吾儒不去
細究反言佛氏虛無寂滅豈不罪過

金剛經中佛言其大則謂須彌山王言其多則謂如
恒河沙等言其久則謂如無量阿僧祇劫實因極

大極多極久無盡之數也非如來形容過當亦非
如來好爲此等語以駭世俗讀者當求其理

金剛經屢言布施蓋有相布施固修行之不廢非可
論金剛之妙義若有善信以身中至寶不生不滅
乘香花雲入無邊界起光明臺供養十方則爲見
性之功勝此多矣

金剛經依法出生分中若滿三千大千世界七寶布
施不如持經之福無爲福勝分中恒河沙世界七

寶比大千又多矣亦不如持經之福如法受持分
中以恒河沙等身命布施又不徒七寶矣較之受
持解脫終不能勝持經功德分中以恒河沙等三
度身命布施視前又甚矣較之持經功德自爲無
量能淨業障分中自敘供養無量諸佛之多視七
寶身命布施大有間矣亦不如持經解說之萬一
福智無比分中以須彌山王之七寶比喻又大矣
亦不能及持經解說之福言雖重疊一步緊一步

者何也蓋佛慈悲之大先知末法劫中多以布施
當修行不知解說所以諄諄反復言之但此經乃
見性要旨受持卽得成佛豈布施之福所能比類
哉勿謂佛先已說後爲續聽法者重說非理也

金剛經如來無相之義卽非卽是何去何來如水平
則月見水濁則月隱水有清濁月無去來且如人
忽思念他州則境界一時徧現這心從何處來少
時心歇從何處去如此見徹便知無去無來矣

完

